

画鸟记

世上专注一辈子画鸟的“鸟画家”不多，大多属顺坡下驴，兼笔捎带。即使在皇家画院工作的黄筌画的也不全是鸟，还有蚂蚱和蝓蝓。

徐悲鸿画马之余兼画喜鹊和鸡。鸡是家禽，不能叫鸟。李苦禅唱完京剧后兼画苍鹰，画完接着再唱。李苦禅笔下的老鹰造型变化不大，水墨老鹰遗传基因的缘故，外表看都是一个鸟巢孵出来的近亲。

那一年，同道侯钰鑫老师在河南省文学院开《大师的背影》新书研讨会，对我说，当年他收藏了一幅李苦禅画的八哥，可惜没有落款。我问是何缘故，答曰：是李大师画毕于题款的空隙犯了戏瘾，要唱一段京剧《霸王别姬》，唱到高兴时忘题款了。我对侯老师说：没有落款的八哥只能卖上一只老鸱价。

八大山人笔下之鸟，一只一只孤独站立，都在藐视这个冰雪世界，它们羽毛冷峻耸立。这些鸟没有自己的名字，且都一只腿独立，翻着白眼，似在叫板。八大山人也不是专一画鸟者，兼画荷花画松风画残山画剩水画咳嗽画叹息画眼泪。唐寅画美人之余才画一只学舌的八哥。如统计齐白石的题材可以得出结果，莲蓬、虾米多于小鸟。潘天寿多画山水，石头如铁一般坚硬。铁青络腮胡子似的水墨，不断增加宣纸高度。他很少画鸟。

黄宾虹干脆离案，避鸟。

诗史上有个幽默诗案叫“众鸟欣有托”，是赞颂疝气的。我除了不敢画领袖的标准像之外，其他题材都画，尤其画鸟多，且落款不同。省美协陈逸鸣主席看到，叹道：这真叫见什么鸟说什么鸟话。

《猫头鹰》的落款：“此鸟可避瘟疫，避鼠辈，避雀噪，避虫鼓，避乌鸦之声，十丈之外，最可避鸟人也。”落款，我一向喜欢不重复，但许多人非叫我来回重复题款这几行字，我都烦了，而许多人未烦，足见世风走向。

《乌鸦图》的落款：“乌鸦自白：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老杜说的是我此时的心声。”许多人皱眉，攥着手偏不让我题这几行字。

《白鹭图》的落款：“我追寻月光的影子，然后融为一体。”现代抒情诗的句子。

《麻雀图》的落款是穷款，瘦款，仅四字“大地赤子”。惜墨如金。四字千金。

我一向认为落款为画的帽子，是画家的眉毛。

没有眉毛的画家成何体系？只能叫蛤蟆眉。现在留有蛤蟆眉的画家很多，面白无须无眉目。

数年来凡是遇到出手必写“宁静致远”“厚德载物”的书画家，我是在旁边理纸，看他们写。

见什么鸟就要去说什么话，这才是对鸟的尊重。我知道急就章的游戏最见突然的妙趣。如果说艺术立场，我只有移动的态度，像不断移动的云彩。一种带有翅膀的艺术立场，是一个“鸟立场”。

不仅仅限于画画。一个诗人也须拥有一个“鸟立场”。还接近《金刚经》里的“应无所住”那一句。让一位从艺者在艺术里有所受用。

画猫头鹰记

古代画家不画此鸟。

我写《画猫头鹰极简史》里统计

有：高奇峰画过一只，高剑父画过一只，林风眠画过两只，齐白石画过一只。最多的是黄永玉，鸮羽不计其数。

俗人不会接受此鸟入堂。世间大都喜欢仙鹤、孔雀、凤凰，哪怕画麻雀。

顾恺之擅画人像，有时画了几年都不点眼睛。别人问他为何？他指着眼睛回答：“四体妍蚩，本无关于妙处，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。”说的是要画好眼珠子。

顾画家和冯画家见解相同。

我的体会是：画猫头鹰最要紧处是把眼睛画出神采，橘黄加藤黄为眼眶，眼珠子用漆墨，最后要点一笔钛白，近似画龙点睛，画牛点墨丸。

猫头鹰是奇异之鸟，听觉神经发达。一个体重半斤的鸮约有九点五万个听觉神经细胞，而体重六百克的乌鸦只有二点七万个。世上乌鸦已经够聪明了。人呢？未知。一块生铁没有神经。

猫头鹰的视觉敏锐，在漆黑的夜晚，能见度比人高出一百倍以上。你要夜袭，你要行贿，你要偷情，它远远就看到了。天知地知你知猫头鹰知。

非洲还有一种猫头鹰，眼睛可发出光，唰的一声，那光像手电一般，亮度还可以调节，当地人就利用猫头鹰来捕猎。更为神奇的是，猫头鹰眼里发出的光照在其他动物眼睛上，动物毫无察觉，且呆立不动。然而中国猫头鹰不具备此项手电功能，中国境内的动物们大可放心。

猫头鹰是昼伏夜出之鸟，一贯夜行，一旦在白天活动，飞行会颠簸不定，有如醉酒微醺。我在乡下就见过一只宛如喝了半斤二锅头的猫头鹰，大白天撞到网上。

村里有一句歇后语：“武二郎玩夜猫子——啥人玩啥鸟。”我翻遍《水浒传》，除了见武二郎做炊饼，并未见他玩鹰。可见这是一个民间话语版本。

猫头鹰不讨喜的原因是其长相古怪：两眼大圆，炯炯发光；两耳直立，像神话中的双角妖怪，使得古人多用“鸱目虎吻”一词来形容貌凶。《说苑·谈丛·梟将东徙》中：“梟逢鸠。梟曰：‘我将东徙。’鸠曰：‘何故？’梟曰：‘乡人皆恶我鸣，以故东徙。’”声音不好，像杂文家，像鲁迅。现实里，猫头鹰不如八哥讨人喜欢。

莎士比亚在《爱的徒劳》剧作里，让猫头鹰唱出“欢乐的歌声”。英国人认为吃了烧焦研成粉末的猫头鹰蛋，可矫正视力，视力可达一点五；用猫头鹰熬成的汤可治疗百日咳。西医还暗合了中医李时珍的理论。古希腊人把猫头鹰尊视为智慧的象征。日本将其称为福鸟，代表吉祥和幸福。人们可以用它来驱除邪恶。

世界各国鼠害仍然十分严重。猫头鹰是捕鼠能力最强的鸟类，一只猫头鹰每年可吃掉一千多只老鼠，为人类保护不少粮食，而这些猫头鹰保护住的数吨粮食又让人类大吃大喝掉了。换句话说，猫头鹰白白折腾一年，对粮食而言是“零存在”。

画猫头鹰要下笔利索。

挂猫头鹰者要有情调。

老师告诉我有一种小鸮是世界上最小的猫头鹰，仅长十一厘米，属鸮科鸮属。真是好，可以装在袖筒里把玩。随时带着，开砒霜研讨会时，可以忽然出手，吓武大郎一跳。

画鹤鸮记

鹤鸮在国画里象征平安，祥和。

鹤，鸮。安，纯。谐音游戏。

八大山人的鹤鸮透出冷，冷静，像寺院里高僧饲养。那鹤鸮吃偈语吃木鱼声长大，对俗人翻白眼。齐白石的鹤鸮透出烟火暖意，吃世间谷子稻米，故，齐白石的鹤鸮看着近，有点像我姑姑家养的鹤鸮。

没有飞鸟穿行的童年不是完整的。

我最喜欢跟着姥姥到张堤村走亲戚，一个主要原因是村里有一位姑姑姥爷会玩鹤鸮。他设网，下套，驯鸟，日常状态是扛枪，挎鹤鸮布袋，或者穿行集会大谈鹤鸮经。姑姑姥爷不喜欢春种秋收，不喜欢晴耕雨读，就喜欢玩鹤鸮。他活到现在肯定是民间艺术家，能上央视春晚把一下鹤鸮，但那时常被我姑姑娘轻视，小看。

在北中原农村有句谚语说某某人是“玩鹤鸮的”，多半内含贬义，语意指其不务正业，近似“流光锤”。我姥姥看我邈邈时，会说我腰里鼓囊得像吊一个鹤鸮布袋。

乡谚自有道理，王世襄只能算亿里挑一。你见过总统玩鹤鸮吗？没有，“寻常人”都不玩鹤鸮。我也不玩鹤鸮，只画鹤鸮。平面鹤鸮和立体鹤鸮有本质区别，尽管画鹤鸮仍有被划入玩物丧志范畴的嫌疑。

说某某像鹤鸮一样好斗，是说性情。鹤鸮比麻雀还急躁，个个都是急脾气，见面时双方二话不说，吭哧一声就是一嘴鸟毛。

“鸮之奔奔”，是最早写鹤鸮的一句诗，来自《诗经·邶风》。邶风起自北中原，有我老家滑县一部分，如划分诗派，我可以列入“邶风诗派”，我小时候说的河南话都带有邶风腔。

世上的好鹤鸮都是把玩出来的，如装在袋里的玩偶：要培养、调理、吓唬，加上亲和力。

鹤鸮头上有一丛乱毛，就属于“诗眼”。

我少年时代，在道口镇收藏家项芝敬大宅里，见到他收藏的一幅边景昭画的工笔条幅《鹤鸮图》，溪边几只鹤鸮在窃窃耳语，落款“陇西边景昭”。咋就一幅？我立马推断这是四条屏里的一条，属于春景，尚缺夏秋冬三幅。

北中原的鹤鸮胆小。普通人家不会挂武英殿待诏边景昭的鹤鸮。我姥爷说“享不住”。

如今，拍卖会上没有一百万元买不到边景昭一只鹤鸮。从画册里我看到北京故宫收藏的边景昭《双鹤图》时心里默默慨叹：乖乖，不知这要值多少银子。我还一边认真推算过：边景昭的一只鹤鸮可以兑换我姑姑当年一满天花鹤鸮。外加他那条鹤鸮布袋。

画鹤记

我花八分钱买过一张虚谷的画（印刷品），《松鹤图》。在上小学时。

把那只鹤粘贴在枕头墙上，我睡前观赏一阵，才去合眼。鹤是瘦的，缩着脖子，蜷着腿，单腿独立，冷冷地站在那里，下面一地菊花。窗外有风，夜里开始梦鹤。

虚谷让我知道什么才是好鸟。海派里他的鹤古雅，再看任伯年的鹤都是俗鹤，讨市场喜欢。让商人当成板鸭。

有年除夕前要上供“挂轴”，姥爷让我“画轴”，他来“誊轴”。“轴”是留香寨方言，读zhú，就是家族的族

谱牌位。质地分两种，布轴和纸轴。在姥爷的喝彩声中，我开始画轴，毕恭毕敬。收笔后兴致一来，又在家谱牌位空地前画了一只鹿。看还有空间，姥爷又鼓励，让我再添上一只鹤。皆祥禽瑞兽。那一只鹤如今飞到哪里了？它在时光里拐弯，它一直躲着我。

鹤是长寿的象征，乡村集会画摊上，最好卖的画就是“松鹤延年”，里面包含着世间凡人愿望。我遇一鸟类专家用知识来煞风景，他说鹤年龄最长的也只有二三十年。真实和虚幻，令我感慨。

村里有一位先生叫孙鹤鸣，字九皋。我姥爷说他的名字来自《诗经》：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”姥爷喊他九皋。村小古风犹存。现在北中原皆无此风，人名叫“发旺”“国富”“进取”的多。

孙九皋还是画家，有一天下响后兴之所至，放下拾粪箩头，在我家屋后墙上用白石灰画了一只老虎。青砖白虎，夜里放光。我开始摹虎，恰好又从村东头传到我家一个《芥子园画传》残本，里面有松鹤，我便开始画鹤。三十年后，专门坐绿皮火车穿越酷暑，到向海湿地鹤乡，这才见到真正的鹤。火车头一路咀嚼青草和白山黑水。

在苍茫寥落的湿地，传说里的丹顶鹤全部回归故乡，空余瑟瑟风声，只看到遗留下一只孤鹤。那位护鹤者说它受伤掉队了，养好伤未走。依恋还是坚守？属于鹤自己的秘密。我手里握了一掌玉米粒，它用长喙亲切地啄我的手心，像问候大安。

沙地。草原。一条云中鹤路像梦境编制。

我调色时对比，许多鹤在飞，虚谷的瘦鹤格调最高。画品幽玄，以后我看现实画坛里大部分属“厨子画”，特点是含油量大：手油、脑油和心油都有。

习惯上觉得鹤是经典中国鸟，后来才知道国际上把丹顶鹤的拉丁文学名意译作“日本鹤”。情感上障碍，这真是一团矛盾。

落款时我想，面对世间纷争，世界上只有鹤穿越国境线不会被雷达警告。有“被雷达警告过的鹤”吗？它没有草木以外的概念，过自己的日子，它宁静祥瑞，眼里只有一汪属于自己的山水。

它还拥有朱砂痣一样的丹顶红。（《怼画录》冯杰/著，作家出版社2022年5月版）

